

江南

第Ⅱ天堂

有那样的一个人，
当你第一眼看见，
就算必须身处天堂和地狱，
也决意要随她去……

环钥◎著

由Ⅱ林俊杰的歌所构筑出来的爱情魔域



江南

honey
第Ⅱ天堂

环钥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南·第二天堂/环钥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8
ISBN 7 - 5063 - 3046 - 6

I. 江… II. 环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3897 号

江 南·第二天堂

作者: 环 钥

责任编辑: 张雅丽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3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00 千

印张: 5.7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 - 20000

版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046 - 6

定价: 1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楔子

她本来睡得极熟。

这一场梦幕幕相连，故事般地连起她的身世，弥补她残缺的记忆，或悲或喜，她自己都看得专心，所以睡得沉。

鼻尖是檀木的香气，博物馆里静得很，偶有其他古物的交谈，说的却是和她无关的城市。她很疲倦，并不是很情愿地被人从西湖畔的好风水里拽出来，被拖到只见风沙、粗犷风情的北方，她累得紧，埋怨也一直没有停过。

“京城有什么了不起？！”她不只一次地跟身边的老朋友青瓷说，神态里的娇媚据说像极了那个用她形态的妖。

是的，那个一身青衣的女子是人们认定的妖。

“嘭——”

不知是什么东西被打翻在地，重响惊得她一个寒颤。北方的暖气总是燥得她不惯，向来纹理分明的肌肤也起了褶，很不好看。忍

江南

卷一

楔子



耐地皱眉，她还是不愿苏醒，梦难得的完整，她甚至记起那青衣姐姐水袖上的花纹，是缠绕着的蛇，舞蹈似的吐着红舌，其实妩媚得像诱人的图。

“怎么这么笨啊，拿个东西也能失手。拷，张念，跟你搭档算我唐何倒了十八辈子穷霉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捡啊！捡起来。笨蛋，你想把我气死啊！拷！”

恼人的念叨从耳语器张成大喝，直冲着她本就灵敏的耳膜，痛得很。果然是北方男子才有的气概吧，她不无解嘲意思地想。眼皮还重得很，她正想着要以什么方法提醒一下男子们“安静”的真谛，就有一只手粗鲁地抚上她的腰……

“大，大哥——这儿，这儿……”

“什么啊！话都不会说，你真是白痴啊——啊——，动作快点，能拿的都拿上，待会儿警察都给招来了，你想吃免费牢饭啊？笨蛋！”

明显是首领的男子继续大喝，她听到极恭敬的“嗯……嗯，是”的声音，然后腰被人一提，“嘭——”她被扔进一个大大的帆布口袋。眼睛一下子睁开，她只来得及看到好友青瓷惊恐的脸，那个模糊的口型让她猜了许久。

“桃花——”青瓷在喊她的名字。

是了，她叫桃花，是一枚修发的簪子，长约七分，宽只一寸，



桃木制地，用她的人是个蛇妖，但是连说书的人都喊作“小青”。
是杭州西子湖畔紫竹林中那个白素贞身边的小青，是她的好朋友和
最后一个使用者。

江
南

分
卷
一

▽
▽
▽

ω

1.

江南

虽说春雨贵如油，多一点好一年，可这场雨依然来得有些突然。是四月的午后，沿着西湖的碧水，桃花绽得过于欢快，风不大，寒意隐隐的，吹下早有离枝心意的花瓣散在青石板上，一踏就是血渍的效果，有些惊心。小青撑着紫玉竹伞，是六十四骨的油纸面，上面绘着流行的仕女图，衬着她绿色的绣衣真的漂亮。小心地避开抱头找屋檐躲雨的行人，她闲适的脚步停在一张草席前。

“姑娘，一看你就是个识货的人，看看吧，都是祖传的宝贝啊，若不是家变实在不至沦落至此啊。”四十开外的男人穿着灰色的粗麻衣，热情的五官是看过即忘的组合。小青顺着他的手望去，便瞧见了名贵瓷器间的卷轴。

“姑娘，喜欢这个？是前汉蔡巨的《小列女图》真迹啊，您看看这笔触，这墨感，做不得假的。”男人伶俐地蹲下身子，取

了密封的卷轴展给小青看：五尺的绢布，淡淡的墨迹是白衣女子的侧身。小青忍不住伸出手，在画面上留恋地画：“是真迹啊。”好久好久了呢，有重逢的愉悦，她翘起唇角，连丹凤眼里都是笑，“多少银子？”

“本来要开高价的，可姑娘这么识货又是惜画之人的样子，那么一口价五十两。”卖货的男人窃笑着，看准小青的大方，“是有缘人的交易。”他特意地补，看似不经意地伸手在自己的草席摊位上方画了个半圆，疾疾的雨珠便有如受到神明的指示，纷纷弹开去，并不掉在他的东西上。

“哟，原来是个老前辈的样子。”小青恍然地点头，从怀里掏出荷包，“五十两官银，我昨天才取到的呢。”小心地递过去，她不经意碰到男人的手，粗短的掌中有茧样的粗糙一片连着手手指，像是蹼的滑溜。脑中灵光一闪，她一边卷起画轴，将触到他的右指伸到鼻前，用力地嗅：“湖底淤泥的腥气，原来是只青蛙啊。”

“老蛤蟆啦，比不上成形千年的蛇。口下留情啊，小姑娘。”男人呵呵地笑，从小青掌中收了银子，听见她的耳语，立时地眯起眼，冷光一闪，小青还来不及反应，一道黑气已经袭上门面：好臭！连忙闭气，头却仍是重起来：“哎呀，我只是说说嘛，又没有怎么样。”自然地娇笑，绿色的袖水一样地动，小青





险险地避过迎面一剑，紫玉竹伞掉在地上，“砰”的一声敲击青石板。

“自古蛇蛙是天敌，真是不巧啊，青蛇姑娘。”男人屈起身子，双手变成拳头，本来成线的眼睁大，圆珠似的凸出来——
“真是难看。”小青嫌恶地皱起鼻翼，身子自然地舒展，一下子伸长，可是并不想显出本身，大雨的湖边少人观看，长长的躯干却易弄破漂亮的人形衣裳。

迟疑着低头，她摆着攻击的架势有点失神。正给了蛙妖男子可乘之机，他得意地笑，对着小青猛扑上去，雨雾被他凌厉的杀气划开，闪电一样地泛起白光：“拿命来吧。”他叫嚣着，拔高的嗓音尖利刺耳，是夺命蛙音。小青不急掩耳，画轴从袖中掉落，她忙去捡，一时间甚至忘记蛙妖的攻击，于是脑中又是轰鸣。“哎呀！”肩部正中一掌，口里起了甜意，是血。“死蛤蟆，没看到我在捡画吗？是你卖我的画哎！”妖媚地喝，小青的脸上却是幽怨的哀，让蛙妖有一刹那的怔愣，是被迷惑的沉醉：
“你——”

“我……”小青慢慢地捡起画轴，“我不陪你玩了！”右脚勾起摔落一边的竹伞利落地踢向蛙妖，身形暴退，向着湖面漂过去。

“想逃！”蛙妖一下子清醒过来，厉起神色，“拿命来！”

左手击向湖面，“砰——”水波迭起，扑向湖中的小青，还波及到泊着的一只小船，船身剧烈地摇晃，“嘭——”的一下似要翻了。“唉呀！”小青眼尖，望到船板上坐着的小孩，本来好奇地瞪眼望他们的打斗，看戏似的，还嗑着瓜子，现在却紧抓着船弦：“姆妈，姆妈——”

“蛇妖，拿命来！”蛙妖运起劲，借力打力，用脚划着水，制造更大的漩涡，湖面上涛一起，小船滴溜溜打着转，“姆妈，姆妈，哇！”小孩子只是一味地哭。“吵死了。”小青只得摇头，从水下浮出来，用全部力气压住身下的波，去支撑那只船，“乖，不要哭了，给你糖吃啊。”她从手掌间变出内衫里的糖，是前夜特地到城中首富沈全家偷的，桂花冰糖可甜了，心疼地看孩子立刻塞进了嘴，眼睛明亮，是个秀气的小孩。“谢谢姐姐！”孩子还算礼貌，在平稳下来的船上坐好。“嗯，乖。”小青刚要施力把小船推出战局，背后却是一凉。

“真是好心的妖呢，青蛇姑娘。”蛙妖发出阴阴的笑声。

小青欲挺身还击，又受他一掌，“噗——”血气上涌，按压不住，只凭直觉张口尽吐，全扑到了孩子的面上，“真是失礼，”她想伸手去抹孩子的脸，“对不起，小公子。”

“姐姐——”孩子惊恐地叫，“坏人不要欺侮姐姐。”他拿手里的桂花冰糖扔蛙妖。真是浪费，小青想阻止他，却已无力，





想闭眼睡去。“姐姐，姐姐——”有人用手拍她的脸，她不得已振作精神，把小孩子护在身后：“蛙妖，你伤人命是要遭天遣的，你杀了我便是，我不反抗。”

“真是善良的青蛇啊！”蛙妖不屑地笑，眼里没有放过孩子的意思。小青郁闷地叹气，直觉地抱起孩子，蜷了身，等待致命一击。

“姐姐，姐姐——”孩子不安分地动，似乎看到什么西洋戏，小青受不得呱噪，不耐烦地掩他的嘴，“就不能让我安静地去嘛！”睁眼转身，却发现蛙妖定在半空僵直的身子已经变了形。

“人世因果，界限分明。蛇蛙相争是必然因果，只是妖起了伤人之意就该被诛。蛇妖，念你有助人之善，我放你一命，回你的湖底吧，人世间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”

低沉磁性的男音，是直接在小青的脑中响起的，她看到蛙妖痛苦地挣扎，木偶似的动，是被人凌空制住的样子，蛙眼迅速由黑转红，她连忙掩孩子的眼，“嘭——”见到蛙妖的身子球样膨胀，终于爆裂在天地中，“好残忍。”她控诉地咬唇，眼有湿意，不知因为什么。

“妖就是妖。”男性的低音浑然响起，一只手只一点就从她怀里抱去了孩子，赤着脚踏出湖面的僧人剑眉星目，也是画一样

的容貌。小青看到他眉心的青痣，一惊：“天星僧人。”

“蛇妖，你修炼五百年才能依蔡巨之画幻成人形，实属不易，要好自为之。天降七星为僧，普度世人。孩子要忘记今日所看到的才好。”大手挥向孩子的头顶，僧人的眼清冷而平和。

小青起身欲护小孩，“你要干吗？”

停下动作，僧人看着小青，认真地点头，“好。你若真有善心，能安度七劫，便到金山寺找我法海吧，我度你为佛门法器，僧神坐骑。”

“我才不要，好好的便成了别人的胯下之物，我要自由自在的。”嘟起嘴，小青猛摇头，纤指一挥，划过僧人的棉袍，凉凉的触感是他裸露的胸，“哎呀！”小青的脸一热，不知怎的就哑了声音。

“随你吧。”僧人不懂她的知觉，只关切地看孩子睁大的眼，“小施主有话要说？”

“姐姐是蛇妖吗？”小孩子站直身体，从僧人的怀中走开去，蹲在船板上，对着小青的眼。

“是啊。”小青点头，好玩地等孩子的反应。

“姐姐住在湖底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嗯，姐姐，我叫做仙儿，今年八岁。”





“乖。”

“夫子说：大丈夫要以德报怨，而受人恩惠更当涌泉以报。姐姐今天救我性命，我来日一定结草衔环，报你的大恩。”

“结草衔环吗，怎么个衔法呢？”小青感兴趣地笑，对孩子的话完全不在意。

“我娶你为妻。姆妈说对一个女子最大的荣耀就是以夫为贵，我一定上进富贵，然后娶你。”

孩子认真地许下诺言，稚嫩的词却让僧人皱眉：“小施主，人妖殊途。婚姻大事戏言不得。”

“是啊，你才八岁，我却已经一千岁了，怎么娶嫁呢？”小青还是笑，早先压下的痛从背部传到胸前，她想快点回到湖底的暖巢去休养。抬头向僧人示意，她沉下身子，就要离去，袖子却被孩子用力地拉住：“姐姐，你是妖定然容颜不改的，对不对？你等我长大，我来寻你好不好，好不好？”孩子急切地摇她，让本来昏沉的身子更痛。

“好好好。”不能一把挥开他的小青只能点头，吐舌躲过僧人指责的眼神，她僵笑着，“二十年后吧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若你在这西湖断桥边认出我，我就嫁你为妻。”

“真的？”孩子狐疑地点头，等小青用力地点头后还是不肯放开她的水袖，“若你变换容貌怎么办？姐姐，你是妖来的。”

“啊！”无力的反应，小青求助的眼神瞥向一边的僧人。

“给个信物吧。”摸摸孩子的头，僧人沉吟着开口，“蛇妖，你怀中的画便给了小施主吧。”

“啊！你不是该为我解围吗？”小青用口形说着，冷不防孩子的手机敏地从她怀中抽走画轴。快速地展开，图因为沾了水已经有点模糊，女子脸的部分更是成了一团。“好险。”小青庆幸地吐舌，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东西，没有具体的形貌可考，即使记得誓言也想不清容颜啦。“哈。”不再去抢画轴，小青对着僧人万福，“那么便这样别过吧，金山寺的法海，还有……仙儿。”

“嗯。”小孩子的注意力还在画上没在意小青沉下水的身子。

“劫缘本一体，佛渡有缘身。”僧人念着佛号，眉心的青痣发光，是真的漂亮啊。小青很羡慕地看，想着用桃花红给自己伪造一个。她笑着沉下去，沉下去，腿合成尾，深吸口气将头扎进水里，浸放绿波涛中，口耳鼻眼前都是水涌过，她专心地运气对付，忘记搜集最后的人声，是小孩子的急唤：“姐姐，姐姐，我姓许，字临之。别忘记，别忘记了啦！”声声入心，旁观的法海叹道：“因果便下，人妖殊异便也同归吧。”

和尚就是话多，小青听不得这些，只是嘟着嘴，向西湖底沉





去，身上疼得厉害，那个蛙妖怕也有千年道行啊，那天星僧人更是厉害，惹不起的啦。传说佛派七星降于人世，出生为僧，带青痣于眉心，容颜不老，其实真的跟妖差不多，能力更强而已。是人为妖罢了，切。小青甩甩头，嫉妒地咬唇，齿雪白映着绿身，只可惜了那幅蔡巨的《小列女图》啊，当初千挑万选才挑中画中人的容貌作自己的真身呢，那个调皮的孩子啊！许仙，不在意地念着，小青摆一下蛇尾，游进自己的湖底暖巢，这一刻做蛇比人好，她深以为。实在没在意身边的细纹水波，是佛音传千里的效果：“蛇妖，你口一张种下报果，好生等着。”昏昏然中，小青已枕着水草睡过去了。

* * *

这一觉睡得实在沉，管它湖面上骤雨狂风，小青只在这伸手难见五指的湖底安睡，尽情地舒展着身子任水草缠绕，一圈圈完全遮掩了她长长的身躯。她闻到过几次血腥气，是人的血味。杀戮的声音传进耳膜，狰狞的追杀和着求饶的哭泣，微吵。在睡梦里皱起了眉，她想到金山寺的天星法海，想让他看看情况，人世间的血腥多由人而起，关妖何事？自得地笑，她只是睡，间歇也想到过一双眼：黑玉珠白，属于那个孩子，叫……什么临之吧。

她忘记了。

蛇的记性比人更不如，她随着季节褪去衣衫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——五次的时候火烧起来，从胃往外散，小青只是强忍，忍了四天四夜终于过去。她又睡了两年，终于到这第六次换衫，是千年蛇妖的第六次褪皮，她完成蛇妖进程的最后两次褪皮之一。

好痛，真是好痛，刀一样的割裂感在皮肤上灼烧，禁不住在水里翻腾。西湖从底生波，一圈圈涟漪上去，惊起狂风作浪。她管不了，只是痛，好痛，是有人用针在刺身上鳞片之间的柔软，一针比一针准，一刺比一刺狠。“痛死了！”小青在梦里喊，却执著地不愿睁眼，于是火烧变成灼烤，针刺演成锥戳。她慢慢地甚至感觉不到水的安慰，几乎怀疑自己已经游离西湖，身处四地盐分的东海。痛了七日七夜，她以为再也没机会醒来，疼痛却一下子止了。是一双手冰凉地覆在她身上，摸到哪里，哪里的蛇皮便褪下了，尾慢慢化成腿，水草成了绿衣，她睁开眼睛又是拥有汉仕女面容的小青。

“多谢你了，白蛇姐姐。”惊喜地看自己在水镜中的倒影，肌肤似雪，丹凤眼柳叶眉却是较沉睡前更为分明和年轻。小青看向一边含笑的白衣女子，“是新的织缎花样吗？好漂亮哦。”好奇地摸着她的裙摆，小青比较了一下自己的衣质，判断还是人家的好。

“是这二十年才有的，沈全的儿子沈石新研究的织种，纱混





棉而成，中间轧花，是现在最流行的料样，变不出来，连我都是亲自去裁衣的。”白衣女子耐心地解释，声音柔媚软圆和小青的干脆大不相同。

小青受教地点头：“原来我睡了二十年。好短的时日，上次我和姐姐在紫竹林里睡了五百年呢，是西湖不如竹林的缘故吗？”

“千年对蛇妖是短槛。小青，你下个百年大睡要到一千五百年修行时才会有的，别急。”摊开手，白衣女子将绳索一样的绿色蛇皮递到小青面前，“烧了它吗？”

“才不要，千年蛇蜕，很值钱呢，我要用它去换新衣裳。”

“你这小妮子，还是这么爱美。”白衣女子温婉地笑，即是她自己的蛇皮，随她去吧。

“白蛇姐姐，那日紫竹林一别你去哪里了？我要去城里晃一晃，你和我做伴吗？”小青收好蛇蜕，用手将过腰的发拨到脑后去，发太散，痒痒地挠着耳后，好不舒服。都怪那个蔡巨，也不给人画只簪子。小青暗自嘀咕地抱怨，瞥见白衣女子脸上的一抹潮红。

“小青，我那日在湖边捡到你的紫玉竹伞，想你定是出了事，便疾疾沉入湖底查看，见你虽有伤口却安然沉睡，便不再打扰，只是安守湖边，找个荒废的旧屋子住下，只待你出来。”